

# 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

## ——附论汉字的未来

李 宇 明

###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字运动,或曰“语文现代化”运动,是从1892年卢懋章《一目了然初阶》问世开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新思潮风起云涌,国家内忧外患,许多志士仁人“思入风云变态中”<sup>①</sup>,为了富国强民,发展教育,力倡“言文一致”,“国语统一”<sup>②</sup>。白话文运动使汉语的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国语运动确定了汉语的语音标准,对当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切音字运动、汉字拉丁化运动、手头字运动等,为现行汉字和汉语拼音工具的形成在舆论上、学术上、实践上进行了不可缺少的准备。但是,那一时期,中国内忧重重,外患连绵,局势动荡不安,政府软弱无力,不可能对民间的语言文字呼声给以积极的反应,不可能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受到国家的空前重视,国家最高领导层亲自过问,语言学大家身体力行,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出现了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第一个“黄金时期”。当时语言文字工作有三大任务:

- 1.简化汉字;
- 2.推广普通话;
- 3.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sup>③</sup>

并且首次提出了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sup>④</sup>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语言文字工作停滞下来。20世纪的后20几年,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语言文字工作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分别于1986年、1997年召开了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和跨世纪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从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到法制的轨道,这预示着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和语言文字工作将发生巨大的进步。

<sup>①</sup> 卢懋章《一目了然初阶》插图中的话。见许长安《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懋章》第13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

<sup>②</sup> 黎锦熙《国语运动》:“凡是‘运动’,都有一种简而赅的口号,现在叫做‘标语’,从前讲学家谓之‘宗旨’。三十五年以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第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sup>③</sup> 见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sup>④</sup> 见国务院1956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工作

语言文字规划，就学术上来讲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就政府来说主要体现在国家语言文字的政策和具体的工作任务上。语言文字政策及其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此处仅从四个方面向诸位择要介绍当前中国语言文字的政策和语言文字工作。

### 2.1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根据宪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行业等，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特殊情况除外）。

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在这个大家庭中享有充分的民族权利，“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sup>①</sup>。而且，为了改革开放，中国也在抓紧外语教育。把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影响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外语在中国语言文字生活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 2.2 大力推广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语言政策。50 年代的工作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并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当时确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点是：方言较为复杂的南方方言区；城市；学校；青少年。

1986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仍把推广普通话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工作重点放在“重点推行，逐步普及”上，要求到 20 世纪末使普通话成为教学用语、工作用语、宣传用语和交际用语。1992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了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1994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之后成立了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从业务上指导全国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1997 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又提出，普通话于 2010 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2050 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为完成这一任务，国家语委召开的 2001 年年度工作会议上，提出推广普通话的主要措施是：

1. 抓好每年的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今年是第四年）；
2. 抓好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并逐步建立劳动市场准入制度；
3. 开展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以城市带动农村。

### 2.3 促进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推进中文信息处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简化和规范化工作。80 年代，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展开和对汉字作用的新认识，在汉字规范化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

<sup>①</sup>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八条。

有了汉字标准化的新概念。1986年,《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正式废止,该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要制订汉字属性的国家标准,要使现代汉语用字做到“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已经注意到信息处理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新要求。1997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更明确地认识到,要“加大中文信息处理的宏观管理力度,逐步实现中文信息技术产品的优化统一”,提出:

- 1.继续加快中文信息处理急需的规范标准的制定;
- 2.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尽快解决汉语词汇处理的“瓶颈”问题;
- 3.积极开展为中文信息处理服务的语言文字基础工程建设;
- 4.逐步建立有效协调的管理机制,做好对中文信息技术产品中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监测工作。

之后,国家语委将其下属的文字司改建为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以加强对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和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工作。

## 2.4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其使用范围

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是在其前60余年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周恩来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其主要作用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推广普通话和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并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等等。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之后,汉语拼音国际化的进程也开始了。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198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随着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随着《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随着中文信息处理的迅猛发展,汉语拼音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汉语拼音进行各种完善工作,扩大汉语拼音的使用范围,探讨汉语拼音在各个领域使用的可能性,使它很好地发挥辅助汉语、汉字的作用,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 三、中国面临的语言文字问题

5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语言文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社会的语言文字面貌获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还面临一些问题:

### 3.1 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还不够用,有些规范和标准需要修订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及其语言文字的主管部门,制定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和

标准有百项左右。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复杂性和中国语言文字生活的复杂性，由于时代进步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之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了规范、标准的研制和发布，当前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还不够用。而且，有许多规范和标准是几十年前或多年以前制定的，语言生活在变化，时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理念和手段在不断更新，因此，已经制订的规范、标准有些已不大适用，需要进行修订。加快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规范、标准的建设，使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做到“基本够用、基本管用”，实乃当务之急。

中国正在形成法制化的社会。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及其语言文字的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职能部门，颁布的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规章、条例等有数百项。但是，社会法制意识的形成、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当前中国内地社会用字不遵守规范的现象还不少，需要加强对规范的宣传，需要对社会用字加大管理的力度。

### 3.2 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还有薄弱之处

1. 中国的教育水平比之五十年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最近人口普查显示，中国还有 8000 多万文盲；而且边远地区的文化素质还相对较低。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语言规划的实施。

2. 中国方言十分复杂，南方地区说方言的人口多，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3.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破坏的“后遗症”，由于《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社会用字的消极影响，当代年轻人的汉字水平不如过去。当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用笔写字的机会大大减少，这也可能导致文字能力下降。为了加强社会成员的文字能力，国家语委正在研究文字水平的测试工作。

4. 香港、澳门、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内地的简体字对港澳台有很大影响，港澳台的繁体字对内地的文字使用也有不小影响。中国的语言规划需从更高的层面考虑文字上的“一国两制”问题。

### 3.3 英语的冲击

半个世纪以来，英语逐渐成为世界上的强势语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加助长了英语的势力。为了促进国际交往和改革开放，中国外语教育中的第一外语主要是英语；而且在升学、就业、专业职务晋升、出国等方面，英语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英语的强大压力会对汉语汉字的学习与使用造成冲击。

### 3.4 中文信息处理中，还有许多语言文字问题需要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sup>①</sup>制定了“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信息的载体虽有多种，但绝大部分信息是由语言文字负载的，因此，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直接关系到信息化的进程。由于汉语汉字的特殊性，对其进行信息处理具有与西方语言文字不同的特点和难度。当前，汉字进入计算机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汉语语音、汉语篇章结构的处理仍然有较多困难，汉外的自动翻译质量也不够理想。

<sup>①</sup>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四、汉字的未来

本届研讨会的议题, 是讨论“汉字文化的未来”。汉字文化的未来与汉字的未来关系十分密切。下面对汉字的未来谈些个人的看法:

### 4.1 汉字在中国, 喜大于忧

中国是汉字的故乡。汉字在它的故乡应该说是喜有忧, 但总体上看是“喜大于忧”。这是因为:

1. 中国有专门管理语言文字的国家机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各地也都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及专门工作人员; 国家颁布了语言文字的大法和各种法规, 使语言文字工作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国家有连贯的、适合新时代的语言文字规划; 国家设有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教育部)、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等学校和其他部门也有不少语言文字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因此, 中国所面临的语言文字问题, 有望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2. 由于经济、教育、新闻、科技的需要, 由于普通话测试工作及其它措施的保证, 普通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 使社会上的汉字规范化意识和使用汉字的规范化水平迅速提高。而且, 由于国家把信息化的发展放到了重要地位, 面对信息化的迫切要求, 必然会集中多方力量对中文信息处理及其相关的语言文字问题进行攻坚。

3. 英语的势力在迅速增强, 但另一方面, 英语是“用”, 汉语是“根”, 中国的传统就是“洋为中用”, 不会因“用”而动摇民族之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 语言是民族的徽记; 只要民族兴, 民族的语言就兴, 只要语言兴, 民族的文字就兴。而且, 就世界范围而言, 经济一体化的伴随物是文化的“本土化”,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已注意网络信息的本土化问题。在网络上英语的影响在加大, 汉语汉字的作用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也在加大。

### 4.2 汉字在“汉字文化圈”中的未来

几千年的历史交往, 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当今的汉字文化圈, 政治多元, 文化共通, 经济充满活力。汉字是汉字文化圈共同关心的话题。汉字在汉字文化圈的未来命运, 窃以为取决于三大基本要素: 1. 文化传统; 2. 记录语言的状况; 3. 能否适应新技术。

就文化传统而言, 汉字(包括部分使用汉字的书面语, 如日文、韩国文等)记录着浩如烟海的文献, 记录着民族的历史, 汉字本身也已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字文化圈”对汉字都有一定的情感。为了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 为了情感上的籍慰, 人们不会轻易放弃汉字。中国和日本等地早年都有过废除汉字的主张, 但是汉字至今也未废止, 其中文化传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评价文字的优劣, 不是看文字符号的性质, 而是看文字能否较好记录它所要记录的语言。大量的研究表明, 汉语是一种重视语素的语言, 汉字是语素性的文字, 适合记录汉语。汉字在记录日语、韩国语等语言上也有重要作用, 离开汉字, 书面语就会发生不小的问题。就此而言汉字也不大可能被取代。

社会发展到信息时代, 需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来处理信息, 汉字还有没有生命

力，还要看它能否适应处理语言文字的各种现代化技术。汉字如果不能进入计算机，就一定要“寿终正寝”。眼下汉字在信息处理方面还不及西文简便，但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相信汉字会较好地适应现代化。

既然汉字在“汉字文化圈”中看不到有被取代的迹象，那么，各国各地区的同仁应就语言、汉字问题通过政府或民间等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沟通，相互交流，加强协作，尽量在术语、字量、字形等方面减少分歧，起码不应再人为扩大差异。特别是在信息处理和网络通讯上，应进一步构筑相互兼容的汉字平台，促成并巩固发展有关汉字输入、内码存储、显示输出等方面的共同协议或标准。经过共同努力，使汉字在“汉字文化圈”内更好地发挥作用。

**【作者附记】** 本文是在第 12 次日中交流研讨会上所作的基调报告。十几年前，北京市与日本的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每年就中日共同关心的话题举行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北京日报和中日新闻·东京新闻联合主办，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行。此前曾就城市交通、环境、家庭教育、老龄化、婚姻、妇女、青少年、网络等城市热点问题进行过探讨，今年的研讨会于 5 月 17 日在东京西新宿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名）大厅举行，话题是“汉字文化的未来”。中方代表团团长李宇明教授，团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张国宪教授、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国家语委曹先擢教授和北京日报社的刘晓川、刘文军二位先生。日方作特别演讲的是作家井上ひさし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加藤秀俊先生、俵万智女士和东京学艺大学的松岗荣志教授。听众有 500 余人，气氛十分热烈友好，发言和讨论都充满了对汉字、汉文化的深厚感情。中方代表团还参观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东京新闻社、东京迪斯尼乐园、富士山下的箱根，5 月 18 日访问了东京都厅，受到了东京都副知事福永先生的友好接见。东京之行，中国代表团深切感受到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